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第二冊
素問九至十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二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九

黃帝素問九 脉要精微論篇第十七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

黃帝素問十 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一

黃帝素問十一 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二

黃帝素問十二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經脉別論篇第二十一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三

黃帝素問十三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四

黃帝素問十四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五

黃帝素問十五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六

黃帝素問十六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

熱論篇第三十一 刺熱篇第三十二

十四卷目錄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一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一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一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三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一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二十六卷目錄

黃帝素問九

脉要精微論篇第十七

馬蒔曰此篇論診脉之要至精至微故名篇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脉

王冰曰動謂動而降卑散謂散布而出也過謂異于常候也

馬蒔曰此以診脉之時候言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經脉者十二經脉氣之行如手太陰自中府以至少商之類絡脉者十五絡穴如手太陰以列缺爲絡之類靈樞口問篇岐伯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惟平旦之時則夜盡方晝營氣隨宗氣以行陽經者寤後而未動陽氣之出晴明穴而行陽經者方寤而未散飲食猶未進而胃氣尚靜經脉則未盛以諸經之脉未淖也絡脉則調生以絡脉未甚旁行也氣血則未亂以事未甚擾也故乃可診有過之脉蓋人之有病如事之有過誤故曰有過之脉全經做此

張志聰曰此篇首論診脉之法夫色脉之道至精至微然本于陰陽氣血陰靜而陽動有所動作則靜者動而動者散亂矣故診法當以平旦夫飲食入胃淫精于脉脉氣流經經脉盛則絡脉虛是以飲食未進則經絡調勻血氣未亂故可診有過之脉蓋言平旦之時知有過在病而不在陰陽之正氣耳以下四篇皆論診脉之法而各有不同焉 楊元如曰經脉屬臟則絡脉絡腑經脉屬腑則絡脉絡臟經各不調則臟腑之氣不和矣

切脉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馬蒔曰此以診脉之要訣言之也凡切脉者當視脉之動靜矣而尤當視精明察五色蓋精明者指神氣也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玉版論有神轉不回則神氣精明不

侯于昏沈者最爲診法之要耳其五色亦所當兼察也五臟有有餘不足六腑有強弱形有盛衰皆當有以觀之以此數者而參伍焉則死生之分決矣

張志聰曰動靜者陰陽動靜也精明五臟之精神見于聲色也切脉觀色以審臟腑之強弱虛實兼視形體之盛衰以此參伍錯綜而斟酌之以決其死生之分焉此篇論切脉察色聽音聲觀臟腑審形體四診咸備斯成脉要之精微

夫脉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澹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死數音

王冰曰府聚也言血之多少皆聚見于經脉之中故刺志論曰脉實血實脉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由是故也

馬蒔曰此以診脉之脉體言之也脉長則氣治以氣足故應手而長脉短則氣病以氣滯故應手而短脉來六至爲數數則火盛而煩心脉來洪盛爲大大則邪盛而病進上者寸也寸盛者爲氣居于高下者寸之下卽關也下盛者爲氣脹于中脉來中止不能自還者爲代代則正氣已衰故不能自還也猶人負重以至中途而力乏不前欲求代于人者耳脉來細細如絲者曰細細則正氣已少故脉息微細也脉來如刀刮竹而往來甚難者曰澹澹則心血不足而有時作痛也然則氣病氣高氣脹之氣邪氣也邪氣合內傷外感而皆有之氣衰氣少之氣皆正氣之衰也煩心病進心痛者皆病也正氣治爲無病耳不唯是也脉之四五至者爲平脉氣渾渾而濁亂其革至如涌泉出而不返蓋六至已上之脉也其病當進其色當弊與前大爲病進者相類也又有不足而脉氣綿綿至微至細蓋三至已下之脉也甚則去如弦之斷絕不復再來此皆死脉之候也

張志聰曰此言脉所以候陰陽氣血也血行脉中故爲血之府榮氣宗氣行于脉中衛氣行于脉外脉隨氣行是以脉長則氣平脉短則氣病矣心主血脉數乃熱迫所生則煩心大則病進于脉內上二句辨脉氣下二句審血脉上盛謂寸口脉盛主氣上升而氣高下盛謂尺中脉盛主氣下逆而爲脹代脉

病進于脉而色亦敗惡矣又曰綿綿如瀉漆之絕者亡其血也綿綿其去如弦細而欲絕者形容其脉去之象也病進而脉至如此之盛血亡而脉去如此之衰血者神氣也邪盛正亡不治之死證矣以上論切脉之大槩以別陰陽氣血之盛衰此復形容病進之脉象邪甚血亡而爲死證也 莫子晉曰代則氣衰陽氣衰也細則氣少陰氣少也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裏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

白裹朱之白當作
能精音者重平聲

王冰曰五氣之精華者上見爲五色變化于精明之間也六節臟象論曰天食人以五氣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此則明察五色也赭色鹽色藍色黃土色地蒼色見者皆精微之敗象故其壽不久以長爲短以白爲黑者誠其誤也夫如是者皆精明衰乃誤也

馬蒔曰此節復以精明五色之義申之也夫五色以精明爲主精明絲五色見之故精明五色者乃吾人之正氣精華也故赤欲如帛裏朱色赤而明潤不欲如赭蓋赭則赤帶焦黑矣白欲如鵝羽色白而明潤不欲如鹽蓋鹽則白帶雜暗矣青欲如蒼璧之澤色青而明潤不欲如藍蓋藍則青帶沈晦矣黃欲如羅裏雄黃色黃而明潤不欲如黃土蓋黃土則黃帶沈滯矣黑欲如重漆色黑而明潤不欲如地蒼蓋地蒼則黑帶沈滯矣曰赭曰鹽曰藍曰黃土曰地蒼皆五色之精微不足氣象所見其壽當不久也觀五色如此觀精明何如夫人之精明者其神在目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若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則人之精氣衰矣故凡觀其五色者必觀其精明也

張志聰曰此言色生于氣氣生于臟欲其氣華于色而不欲臟象見于外也赤如白裹朱白如鵝羽青如蒼碧黃如羅裏雄黃黑如重漆乃五臟之氣章華于色也赤如赭白如鹽青如藍黃如土黑如地蒼此五臟之精象見于外也夫臟者藏也如五臟之眞色見而不藏則其壽不久矣是故五臟主藏精者也精有所藏而後能視萬物審短長如精微象見于外則精氣內衰視物昏瞶而壽不久矣此反結察

色之義而言視精明者由臟精之所資也

五臟者中之守也中盛臟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王冰曰身形之中五神安守之所也此則明觀五臟也中謂腹中盛謂氣盛臟謂肺臟氣勝謂勝于呼吸而喘息變易也夫腹中氣盛肺臟充滿氣勝息變善傷于恐言聲不發如在室中者皆腹中有濕氣乃爾若言微音細聲斷不續甚奪其氣乃如是也倉廩謂脾胃門戶謂魄門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也五臟別論曰魄門亦爲五臟使水穀不得久藏也魄門肛門也要謂禁要水泉謂前陰之流注也是以倉廩不藏氣勝傷恐衣被不斂水泉不止者皆神氣得居所守則生失其所守則死也夫何以知神氣之不守耶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是亂之證亂甚則不守于臟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爲身之守而失守則死也夫五臟在人乃爲中之守也今腹中甚盛臟氣脹滿氣勝而喘善傷于恐其聲如從室中所言混濁難聞是乃中氣之濕所致也言之所發者本非終日之久而聲不接續言而復言者此乃正氣之奪也衣被不知斂束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乃神明之亂也蓋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非神明之亂必不至是矣脾胃爲倉廩之官而魄門則其所出之門戶矣今倉廩不藏而竟從下洩是其門戶不能禁要也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今水泉下注而不止是膀胱不能藏耳凡若此者蓋五臟在內而得守則不至有諸證而爲生唯五臟在內而失守故有諸證而至死矣

張志聰曰此論五臟之精氣而發于音聲也五臟守于中而外發于音聲者臟精之所發也蓋言聲色見于外而五臟之精守而不溢者也經曰五臟主藏精者也故曰五臟者中之守也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如腎不受藏則中盛臟滿矣恐爲腎志如腎氣不藏而反勝于中則傷動其腎志矣氣勝傷恐則精亦外溢故曰此中氣之濕也聲如從室中言者音不響亮而聲不外出也此言腎爲生氣之

續也傳樂論曰實則諸虛則氣聲聲者重語也此言五臟之精氣虛而強聲之如是也神明者五臟之神氣也語言善惡不避親疎者神亂而譖語也上論正氣之盛衰此論邪氣盛而正氣昏亂也夫五臟之精氣由中焦水穀之所資生藏于腎臟膀胱之腑脾胃爲倉廩之官主運化水穀如倉廩不藏則穀精下洩而魄門幽戶之不能禁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水泉不止是水惟下洩而津液不藏也如洩注止而得守者生失守則死矣此蓋言視精明發音聲皆由腎臟所藏之精如精盛臟滿則津液上溢而聲如從室中言如倉廩不固則精氣奪而生氣漸絕矣膀胱主下焦之決瀆津液雖藏而氣化則出然有行有止有闔有開而又不可過洩者也

夫五臟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胃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附一作備 憊音敗

王冰曰臟安則神守神守則身強故曰身之強也府所居所由也強謂中氣強固以鎮守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爲身之強而失強則死也夫五臟在人乃爲中之強也故頭爲諸陽之首七竅之會實吾人精明之府也今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胃在前背在後而背懸五臟實爲胃中之府今背曲肩隨脊中之府將壞矣腎附于腰之十四椎間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故腰爲腎之府今腰間轉搖不能正以兩腎將憊病應有如是也膝者筋之府故筋會于陽陵泉今屈伸不能行則僂俯正以筋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骨者髓之府而髓爲骨中之脂今不能久立行則振掉正以骨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凡若此者蓋五臟在內而得強則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爲生唯五臟在內而失強故有以前諸證而至死矣

張志聰曰此言四體百骸髓精筋骨亦皆由臟精之所資也靈樞經脉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脉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氣乃行蓋言人之氣血聲色筋骨肌肉靡不由先天始生之精後天水穀之液所資生而資養者也諸陽之神氣上會于頭諸髓之精上聚于腦故頭爲精髓神明之府髓海不足則頭爲之傾神氣衰微則視深目陷也肩背爲陽

胃腹爲陰陽爲腑陰爲臟心肺居于胃中而俞在肩背故背爲胃之府兩腎在于腰內故腰爲腎之外府筋會陽陵泉膝乃筋之會府也僂曲其身附依附而行筋乃肝之合筋將僂者肝臟之精氣衰也髓藏于骨故骨爲髓之府不能久立髓竭于內也髓竭則骨將僂矣此五者得腑氣之強則生失強則腑壞而臟將絕矣以上論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 楊元如曰強者六腑之氣強也腑者臟之合腑陽而臟陰陽外而陰內是以頭背腰膝將僂猶藉腑氣之強故曰觀六腑之強弱 莫子晉曰六腑之氣強由五臟之有餘五臟之不足又藉腑氣之盛強故曰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僂矣陰陽臟腑之互相資生者也

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

應之應去聲
餘俱平聲

王冰曰此廣陳其脉應也夫反四時者諸不足皆爲血氣消損諸有餘皆爲邪氣勝精也陰陽之氣不相應合不得相營故曰關格也

馬蒔曰此舉關格之脉言之也靈樞禁服篇言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名曰平人若反四時者如春夏之時人迎當有餘而反不足氣口當不足而反有餘是氣口有餘爲精六陰經之陰氣無有所傷也人迎不足爲消六陽經之陽氣真有所消也又如秋冬之時氣口當有餘而反不足人迎當不足而反有餘是人迎有餘爲精六陽經之陽氣無有所傷也氣口不足爲消六陰經之陰氣真有所消也蓋春夏人迎應太過也今春夏而使氣口爲精秋冬氣口應太過也今秋冬而使人迎爲精是使不足者反爲精也春夏氣口應不足也今春夏而使人迎爲消秋冬人迎應不足也今秋冬而使氣口爲消是使有餘者反爲消也乃陰經陽經各不相應病名曰關格靈樞終始經脉五色禁服四時氣等篇之論關格而皆指之爲死不治者宜也

張志聰曰此總結上文而言視精明亮音聲強筋骨健形體皆由精之所資而臟腑之精氣與四時之氣相反者也蓋臟爲陰腑爲陽秋冬爲陰春夏爲陽腎主冬令閉藏之氣而反中盛臟滿是有餘者爲

陰陽之不相應病名曰關格。關則不得小便也。此蓋言州都之津氣化則出而視精明發音聲資神明。堅筋骨皆由腎臟所藏之精而氣血亦由此精之所生化也。莫子晉問曰：反四時而止言冬夏病關格而止曰不得尿，恐與經旨不合。與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故下文曰：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雖四時成歲而總屬寒暑之往來。平脉篇曰：下微本大者則為關格不通，不得尿。又曰：跌傷脉伏而瀆伏則吐逆水穀不化，瀆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是不得小便者病名，關格吐逆者亦名關格也。

帝曰：脉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四變之動脉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脉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為宜，補瀉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

王冰曰：春暖為夏，暑言陽生而至盛，秋忿為冬，怒言陰少而之壯，忿至為急，言秋氣勁急也。春脉柔弱輕虛而滑，如規中外皆然。故應中規，夏脉洪大滑數如矩，可正平之，故應中矩。秋中衡，冬中權者，言脉之高下異處如此。爾此則隨陰陽之氣，故有斯四應不同也。察陰陽升降之準，則知經脉通遷之象。審氣候通遷之失，則知氣血分合之期。分期不差，故人死之時節然欲推陰陽升降精微妙用，皆在經脉之氣候。是以不可不察。故始以陰陽為察候之綱紀，其始所以知有經脉之察候，司應者何哉？蓋從五行衰王而為準度也。徵求太過不及之形，診皆以應四時者為生氣所宜也。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是則應天地之常道也。然天地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法天地之道也。瀉補之宜，工切審之，其治氣亦然。能曉天地之道，補瀉不差，既得一情，亦可知死生之準的。聲表宮商角徵羽，故合五音。色見青黃赤白黑，故合五行。脉彰寒暑之休王，故合陰陽之氣也。

馬時曰此帝欲以脉知五者伯言當法天之四時陰陽五行而已上文言反四時者爲闕格故帝以脉動四時爲問及病在何經病分內外皆欲知之伯言吾人之脉不外乎四時而四時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乎天運而已彼萬物之外卽六合之內也皆由于天地之變陰陽之應故當春而氣暖至夏則不止于暖而爲暑矣當秋而氣忿至冬則不止于忿而爲怒矣蓋四時有變而吾人之脉特隨之而上下耳上下者浮沈也正以春時之脉其應如中乎規規者所以爲圓之器也春脉軟弱輕虛而滑如規之象圓沽而動故曰春應中規也夏時之脉其應如中乎矩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夏脉洪大滑數如矩之象方正而盛故曰夏應中矩也秋時之脉其應如中乎衡秋脉浮毛輕濇而散如衡之象其取在平故曰秋應中衡也冬時之脉其應如中乎權冬脉如石兼沈而滑如權之象其勢下垂故曰冬應中權也若是者何也蓋以冬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寒大寒以至立春也陽氣漸上陰氣漸下惟陽氣漸上故在春爲暖而漸至于夏則爲暑春脉之所以中規夏脉之所以中乎矩者有由然矣夏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暑大暑以至立秋也陰氣漸上陽氣漸下惟陽氣漸下故在秋爲忿而漸至于冬則爲怒秋脉之所以中衡冬脉之所以中權者有由然矣陰陽有時與脉之上下有期期有不同知脉有四時之分分之有期知脉有死生之時微妙在脉不可以不察也察之有紀從陰陽之氣而始始之有經從五行之配而生生之有度四時各有所宜用鍼者能補瀉隨時而勿失與天地陰陽升降之氣合而爲一則得此一者之情可以知死生矣惟人身能合天之陰陽也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何者而非一理以貫之哉

張志聰曰以上論切脉氣察精明聽音聲審臟腑之有餘不足觀形體之盛衰參伍錯綜以決死生之分此以下復論脉合陰陽四時診脉而知病之所在病成而變爲他病候尺寸以分別臟腑之外內上下左右曲盡其脉要精微之理故復設此問焉夫人之陰陽出入與天道運轉之大相合如寒暑相推而歲成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脉應四時之變亦與陰陽之上下耳天氣包乎萬物之外運轉于六合之內其變動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言陽氣從生升而至于盛長也彼秋

方正而盛也秋時天氣始降其脉浮平有如衡之平準也冬時天氣閉藏其脉沈石有如權之下垂也然四時之變總屬陰陽之出入而脉與之上下也四十五日者從冬至而至立春從夏至而至立秋冬至一陽初生陽氣微上陰氣微下至春而陽氣始方至夏盛長而陰氣下藏矣夏至一陽初生陰氣微上陽氣微下至秋而陰氣清涼至冬凜冽而陽氣伏藏矣陰陽升降出入離合有期而脉亦與之相應如期而脉氣相失則知脉之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也平脉篇曰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尅之卽所謂分之有期而知死時也如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而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絕于下矣夏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下冬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下而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于上矣此上下陰陽不相交合而反分離與四時之期相失故知脉之所分而知死時也知死時者期以四離四絕之月節尅之而死也故脉應陰陽四時之微妙不可不細察焉察脉之綱領當從陰陽始卽冬至陽氣微上夏至陰氣微上陰陽上下自有綱常之理然又從五行而生如春木生夏火火生長夏土土生秋金金生冬水水生春木生之有度而四時爲五行相生之宜夫四時有未至而至而至而不至而太過至而不及而人亦應之是以脉之不及則補之太過則瀉之與天地四時之太過不及治之如一與天地陰陽之道合之如一焉得一之情可以知死生矣如臟象論之所謂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此因天地四時之氣而爲人之死生也如平脉篇之所謂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絕此脉與天地四時之氣期而相失而爲死生也是以聲合天地之五音色合天地之五行脉合天地之陰陽而始能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人身之有夢亦不外乎陰陽而已是故五臟爲陰而陰之邪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六腑爲陽而陽之邪氣盛則夢大火燔灼若臟腑之邪皆盛則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毀傷邪

氣盛于上則夢飛邪氣盛于下則夢墮甚飽則夢以物與人以其有所餘也甚饑則夢取人之物以其有不足也肝在志爲怒故肝氣盛則夢怒肺在志爲哭故肺氣盛則夢哭蟲之短者勢不相爭故短蟲多但夢聚衆焉耳蟲之長者力必相角故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矣此皆人身之陰陽有合于天地萬物之陰陽而諸夢有如是也

張志聰曰此言天地之陰陽五行而合于人之陰陽臟腑也夢者魂魄神氣之所遊行肝主血而藏魂肺主氣而藏魄心主火而爲陽腎主水而爲陰故夢水火夢予夢取言中焦脾胃之氣有虛有實而形諸夢也聚衆毀傷言腑氣實而徵之于夢也長蟲短蟲腸胃之所生也

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脈之大法

王冰曰前明脈應此舉持脈所由也然持脈之道必虛其心靜其志乃保定盈虛而不失春日浮如魚遊波是雖出猶未全浮迨陽氣太盛脈氣亦象萬物之有餘易取泛泛乎而洪大也秋則隨陽氣之漸降故曰下膚何以明陽氣之漸降蟄蟲將欲藏去也冬日在骨言脈深沈蟄蟲周密言陽氣伏藏君子居室此人事也知內者謂知脈氣故按而爲之綱紀知外者謂知色象故以五色終而復始見是六者然後可以知脈之遷變也

馬蒔曰此一節言持脈之法正以答脈有四時之動也

張志聰曰欲知四時五行陰陽內外診脈之精微而人與昆蟲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同順生長收藏之氣是以脈象如之故欲知在內臟腑陰陽之虛實者按其脈而紀之欲知外之四時陰陽者終而始之蓋陽氣之始者陰氣之將終陰氣之始者陽氣之將終也以陰陽之出入而應四時之脈也此以上答帝脈其四時動奈何之問也 莫子晉曰君子居室者言修養精氣之賢人順四時之氣行藏出入與萬物同歸于生長之門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栗而散者當消環自已

火王自消散也

馬蒔曰此以下六節正以答知病所在四句之問而此一節言心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心脉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乃心經邪盛當令人舌卷短而不能言也蓋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耳其脉若柔而散則剛脉漸柔當完一周日之時而病自己也

張志聰曰此言按其脉而知臟腑虛實之病搏擊而長者搏擊應手有力而長此為太過之脉心火太過故當病古卷心主言故不能言也其柔而散者此為不足之脉靈樞經曰心脉微小為消痺蓋心液不足則火鬱而為消渴之病心藏神得神機環轉而病自己也 張兆璜曰先心而肺肺而肝亦逆傳之為病也故曰消環自己

肺脉搏擊而長當病唾血其柔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

王冰曰肺虛極則絡逆絡逆則血泄故唾出也汗泄元府津液奔湊寒水灌洗皮密汗藏因灌汗藏故言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灌謂灌洗盛暑多為此也

馬蒔曰此言肺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肺脉搏擊于手而至堅且長乃肺氣火盛當病唾血若脉漸柔而散則病非唾血之證也特以汗出之際寒水灌洗至使不復發散一發散之而病可已矣

張志聰曰靈樞經云肺脉微急為唾血蓋肺主氣而主行營衛陰陽氣盛太過則血隨而上逆矣其不及當病灌汗灌汗者脾土灌漑之汗也蓋脾氣散津上歸于肺肺氣通調而後水津四布今肺氣虛而不能輸布水液脾氣自灌于肌腠皮膚至令肺氣不復通調而散發也

肝脉搏擊而長色不青當病堅若搏因血在脅下令人喘逆其柔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易去聲

王冰曰諸脉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內生是外病夾勝也夫肝臟之脉端直以長故曰色不青當病堅若搏也肝主兩脅故曰因血在脅下也肝厥陰脉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其支別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今血在脅下則血氣上熏于肺故令人喘逆也面色浮澤是為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

消故言當病溢飲也以水飲滿溢故滲溢易而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馬蒔曰此言肝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肝脉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其色又不青當病或墜或搏因血積于脅下令人喘逆不止也其脉若奕而散其色澤者當病溢飲蓋面色浮澤是爲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消故病溢飲溢飲者當渴之時暴多飲水而水不內消故易入于肌皮腸胃之外也按諸脉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內生是外病夾勝也諸臟腑皆言色而心肺不言色者以病從內生也

張志聰曰肝主血而主色脉盛而色不見者血蓄于下也當病墜傷或爲手搏所傷因血凝脅下故令人喘逆蓋肝脉貫膈上注肺血積于下則經氣上逆而爲喘也其不及而色澤者當病溢飲金匱要略云夫病人面目鮮澤蓋水溢于皮膚故其色潤澤也肝主疎泄肝氣虛而渴暴多飲以致溢于皮膚腸胃之外而爲飲也

胃脉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奕而散者當病食痹

王冰曰胃虛色赤火氣救之心象于火故色赤也胃陽明脉從氣衝下髀抵伏兔故病則髀如折也痹痛也胃陽明脉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故食則痛悶而氣不散也馬蒔曰此言胃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胃脉搏擊于指而至堅且長是胃氣虛極母氣乘之其色乃赤若是者當病折髀蓋足陽明之脉病則髀乃如折也其奕而散者當病食則痛悶爲痹而氣不散此亦經脉爲病耳若一散之而病自己矣

張志聰曰飲食入胃由中焦之腐化胃氣不足故當病食痹

脾脉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奕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胕腫若水狀也

王冰曰脾虛則肺無所養肺主氣故少氣色氣浮澤爲水之候色不潤澤故言若水狀也脾太陰脉自上內踝前廉上膈內循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故病足胕腫也馬蒔曰此言脾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脾脉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則脾氣虛極其色之黃者外見

張志聰曰五臟元氣之氣脾所主也濕熱太過則色黃脈盛而少氣矣其不及當病足腫肝氣虛故足腫也若水狀而非水病故其色不澤

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栗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也

王冰曰其色黃赤是心脾于腎腎受客傷故腰如折也腰為腎府故病發于中夫腎主水以生化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也

馬蒔曰此言腎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腎脈搏堅于指而堅且長其色黃而且赤是心脾于腎腎受客傷故病腰如折也若脈之栗而散者當病少血蓋腎主水以生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不能還復也

張志聰曰腰者腎之府腰傷故腎脈盛也傷于骨者其色赤黃則外應于肌肉間也其不及當病少血蓋腎為牝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精液復上入心而為血精虛至今不復化赤而為血也

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為牡臟小腸為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使去聲

王冰曰心為牡臟其氣應陽今脈反寒故為疝也諸脈勁急者皆為寒形謂病形少腹小腸也靈蘭秘典論曰小腸者受盛之官以其受盛故形居于內也

馬蒔曰此言脈有心疝之證也診得心脈而急其病名曰心疝心氣有所積也其病當在少腹少腹者小腹也蓋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而心為陽中之少陽乃牡臟也小腸為心之使則小腸既在少腹故少腹當有形耳

張志聰曰此論診得臟脈而病在于腑也病形病氣見于形證也蓋臟腑經絡相連陰陽相應是以脈見于臟而形見于腑也經曰諸急為寒心為陽臟而畏寒故脈急心為君主之官而不受邪故形見于少腹也

帝曰診得胃脈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為寒熱瘧成為

消中厥成爲巔疾久風爲飧泄脉風成爲癘病之變化不可勝數

癘徒干切癘音賴
勝平聲數上聲

王冰曰脉實者氣有餘故脹滿脉虛者氣不足故泄利生氣通天論曰因于露風乃生寒熱故風成爲寒熱也痺謂濕熱熱積于內故變爲消中消中之證善食而瘦數厥謂氣逆也氣逆上而不已則變爲上巔之疾久風不變但在胃中則食不化而泄利也此以肝氣內合而乘胃故生是病焉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于肝故內應于肝風論曰風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癘風又曰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夫如是者皆脉風成結變而爲也

馬蒔曰此言胃脉之實者爲脹虛者爲泄而病之變化有爲寒熱爲消中爲巔疾爲飧泄癘風等疾也蓋胃爲六腑五臟之海故脉之有餘者爲實其病當爲脹脉之不足者爲虛其病當爲泄及其病成而變化也胃風而成則爲寒熱往來之疾胃熱而成則爲消中之疾多食而瘦謂之消中氣逆而厥則爲上巔之疾蓋氣升而上則頂顛眩暈或時作痛者有之胃中久風以肝氣內合而成之則當食不化而泄利也蓋惟肝經爲能感風而木來侮土故病成于胃者如是也脉中有風而成當爲癘風之證風寒客于脉而不去也夫曰寒熱曰消中曰巔疾曰飧泄曰癘風病之變化皆由于病成于胃而至于不可勝數者如此與他經有不同也

張志聰曰此論診得臍脉而病在于臟也經曰脾氣實則腹脹不足則爲溇泄蓋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胃爲陽脾爲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脉見于胃而病見于脾也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輪應也以上答帝知病之所在奈何之問復問知病之變奈何也變者言病已成而又變爲別病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此風病已成而變爲寒熱也濕熱已成則中土受傷久則津液不生變成中消之證厥者氣上逆而手足厥冷也氣惟上逆則變爲巔頂之病方盛衰論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風乃木邪久則內干脾土而成飧泄矣故曰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癘者癘癘惡癘之疾風乃陽熱之邪血乃陰濕之液濕熱生蟲是以風入于脉久則變爲蟲癘之癘癘若病之變化不可勝數舉此數者以類推之